

非此即彼

EITHER/OR: A FRAGMENT OF LIFE

[丹麦] 索伦·克尔凯郭尔◎著

封宗信 等◎译

性爱或音乐性爱的诸阶段

影子戏

初恋

勾引者日记

非此即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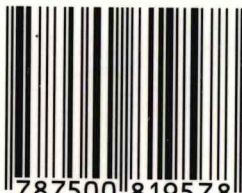
EITHER/OR: A FRAGMENT OF LIFE

尼采恣情，克尔凯郭尔羞涩；尼采崇生命的强力，克尔凯郭尔惜生命的脆弱；尼采纵情审美的人生，克尔凯郭尔纵身上帝的深渊；尼采对女人既惧又恨，克尔凯郭尔对女人既羞又惜；尼采呼吁残忍，克尔凯郭尔赞颂牺牲；尼采的文体恣肆，时有神智不清的夸张，克尔凯郭尔的文体沉郁，时有简朴温情的反讽……

为什么汉语思想界偏爱尼采，而非克尔凯郭尔？这是否反映出汉语思想的某种结构性气质？……可以设想，当年王国维先生读的若是克尔凯郭尔，其《人间词话》的写法就会不同。无论如何，克尔凯郭尔思想之在是对每一当下属己的个体之生存脆弱的痛惜。汉语思想界只知尼采而不知克尔凯郭尔，不仅对现代性思想结构的了解是残缺的，更重要的是，对属己的生存在性的理解是贫乏的。

——刘小枫

ISBN 7-5008-1957-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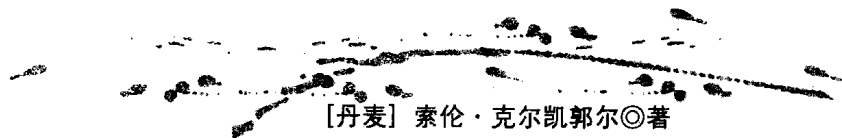
9 787500 819578

ISBN 7-5008-1957-9/B · 72

定价：26.00元

非此即彼

EITHER/OR: A FRAGMENT OF LIFE



[丹麦] 索伦·克尔凯郭尔◎著

封宗信 等◎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非此即彼 / (丹) 克尔凯郭尔 (Kierkegaard, S.) 著;
封宗信等译. —北京: 中国工人出版社, 1997.10
(2006.6 重印)

ISBN 7-5008-1957-9

I. 非... II. ①克... ②封... III. 克尔凯郭尔, S.
(1813 ~ 1855) — 美学思想 IV. B8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47570 号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鼓楼外大街 45 号

邮 编: 100011

电 话: (010) 62350006 (总编室)
(010) 82075934 (编辑室)

发行热线: (010) 62045450 62005042 (传真)

网 址: <http://www.wp-china.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泽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1997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2006 年 6 月第 2 次印刷

开 本: 640 毫米×960 毫米 1/16

字 数: 240 千字

印 张: 17

印 数: 3001—9000 册

定 价: 26.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总 序

每一时代的思想都有自己的结构,并充满张力,即由不同的思想信念构成的张力,它推动着思想的发展。了解某一时代的思想结构,就得了解其中的张力,了解形成思想发展的时代动力的质料。

就 19 世纪以来的现代性思想而言,克尔凯郭尔与尼采的思想构成了经典性张力之一。的确,克尔凯郭尔和尼采都是依情绪思想,以散文体写作的思想家,唾弃思辨哲学体系,注重思想的个体性生存实在感,有时甚至哽咽着述说切身的病痛思绪;两人体质都不好(尼采体质虚弱,克尔凯郭尔腿有先天之疾),而且敏感得很,与女人也都有特殊的距离(独身);他们俩都看不起群众式的人,对伦理式的生活样式没有信心甚或感到愤慨或绝望。哲学对这两个人来说,不是冷漠的、与己身无关的思辨,而是纯然属我的倾情。这两位思想的世纪天才把思想从年逾千祀的泥潭中拔出脚来,交还给纯然偶在的个体,以致有时他们的身体也不堪承负。凡此种种,都可谓思想的现代性事件:思想被引向个体的生存差异,成为偶在的个体的我在呢喃,哲学言述不再围绕普遍性知识,而是缭绕着“这一个人”。

然而,克尔凯郭尔和尼采的思想品质却又判若云泥,绝然是两种生存信念的表达:尼采恣情,克尔凯郭尔羞涩;尼采崇生命的强力,克尔凯郭尔惜生命的脆弱;尼采纵情审美的人生,克尔凯郭尔纵身上帝的深渊;尼采对女人既惧又恨,克尔凯郭尔对女人既羞又惜;尼采呼吁残忍,克尔凯郭尔赞颂牺牲;尼采的文体恣肆,时有神智不清的夸张,克尔凯郭尔的文体沉郁,时有简朴温情的反讽;尼采与克尔凯郭尔尽管都属非理性思想家,但非理性的含义在两人那里绝然异质:前者厌苏格拉底,后者崇苏格拉

底,就是证明。概言之,尼采与克尔凯郭尔都看到“虚无”和“主义”的来临,并力图抵抗之,却基于截然不同的个体心性编织出截然不同的思想。无论如何,两人的思想构成的张力,对西方现代思想的嬗变和现代性问题的突进,都是决定性的。

早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尼采和克尔凯郭尔就已进入汉语文化界,但汉语知识人很快就亲近尼采,诠释尼采者趋之若鹜,对 Kierkegaard 一直陌生,未见过有哪位文化名人亲近过他,甚至迄今此人之名的汉译乃显无措:克尔凯郭尔、基尔克加德、基尔克哥、祁克果、齐克果,不知何是。按丹麦文,Kierkegaard 意为“教会园地”,按音译规则再加寓意译法,当为“基尔克果”;其人一生乃依基督信仰克服个体偶在之不幸和近代思想之舛谬的生命之果,带着自己个体偶在不知名何的颤栗和不安,走出了教会园地。可以说,路德把基督教带出了帝国式的教会,克尔凯郭尔把基督教带出了民族国家式的教会(“亚伯拉罕的事业与整个民族的大业无关”),以致社团性的基督教信仰重新成为个体性基督信仰(“信仰即是这样一种悖论:单独的、个体性的比普遍性的更高”)。在如此信仰中,个体的偶在性比历史的必然性更值得看重,无论这历史必然性是黑格尔—马克思的历史发展的规律,还是尼采的永恒复返的巡回。

为什么汉语思想界偏爱尼采,而非克尔凯郭尔?这是否反映出汉语思想的某种结构性气质?在汉语思想者家谱中,据说可以找到与尼采同气质的人——庄周,但迄今还找不出一个与克尔凯郭尔同气质的人。若果如此,克尔凯郭尔思想就会滋补汉语思想的体质。可以设想,当年王国维先生读的若是克尔凯郭尔,其《人间词话》的写法就会不同。无论如何,克尔凯郭尔思想之在是对每一当下属己的个体之生存脆弱的痛惜。汉语思想界只知尼采而不知克尔凯郭尔,不仅对现代性思想结构的了解是残缺的,更重要的是,对属己的生存在性的理解是贫乏的。在我看,与克尔凯郭尔交往,更重要的是个体自我理解的更新。

1991 年春,我应邀访问丹麦哥本哈根大学,与该校的东亚系和克尔凯郭尔研究所的学者讨论过克尔凯郭尔著作的汉译问题。当时,国内克尔凯郭尔汉译著作寥寥无几,就我所知,较早的克尔凯郭尔文集是“历代基督教名著集成”中的一卷《祁克果的人生哲学》(香港基督教文艺版,1963,500 页),由思想史大师 Karl Löwith 指导选目,颇有特色(如关注其政治思想)。可惜汉译文笔不堪读。翻译克尔凯郭尔的著作,对汉语

思想是一种考验：思想气质和语文品质的考验。牟宗三读不通克尔凯郭尔，何足怪哉？据我自己的感觉，译克尔凯郭尔是一种精神的历练。

刘小枫

1997年7月16日于上海和田路

中译本导言

索伦·克尔凯郭尔(Soren Kierkegaard, 1813—1855)是 19 世纪丹麦神秘主义哲学家,现代存在主义哲学的先驱。同时他又是一位精力过人、才华横溢的隐居作家,萨特曾称他是一位漂亮的文体琢磨高手。他的一生虽然短暂,但经历非凡,著作颇丰。本书是他 1843 年出版的《非此即彼》(Either/Or)第一卷。他的作品像他这个人一样古怪、难以揣摩,大多以假名出版发表。他不承认自己是本书的作者,在该书的《序言》中先以一个好事的编者维克多·埃里默塔的身份出现,讲述了这部稿件的来历,对这两套“文集”进行了出神入化的伪装,以巧妙的写作手法对文稿做了独具特色的介绍。他借编者的笔写道,这些原始文稿无论从外部特征还是从内容体裁上看,完全出自风格迥异的两位作者之手。他花费了很大工夫搜寻有关作者们的蛛丝马迹,但是“没有找到任何线索”,因此只好以甲、乙代称之。第一类文稿是甲作者写的“长短不等的美学论文”;第二类文稿是乙作者写的“两篇较长的和一篇较短的伦理学论文”。他只好按原来的样子出版成两卷。本书的最后一篇是 1842 年 4 月写成的,全书的编者序言是同年 11 月才完成的。很明显,他的编者序言是最理想的导读。

克尔凯郭尔富有诗意的独特写作风格体现在他的各类著作上。他的作品如诗如画,既有哲理深邃的寓神学、美学、伦理学、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于一体的论文,又有风格独特、极富表现力的文学作品。文学交流模式的偏离常规大多表现在文本的语言特色上,而克尔凯郭尔的偏离常规还表现在作品的整体结构上。他在作品中运用多层次叙述者以拉大自己与读者的距离,以简短得奇特或冗长得令人近乎讨厌的语言表达手法这一点从他悬殊的篇幅差异和长短相间排列的文章及其题目和整个书名可见

一斑。有些一语道破己之欲言,有些不可思议地文不对题,令人不知所云。他在编者的《序言》中宣称作者甲写的是论文,然后又承认其中有一部(由日记和书信构成的)小说。他一方面遮遮掩掩,以局外人的身份不露声色地误导读者,声称有些话语也许是原稿作者的,同时也是他自己的。另一方面他又毫不迟疑地“揭穿”伪装,给读者指点迷津,以一个火眼金睛的评论家口气写道:不承认自己是作者而只是编者,这是小说家的惯用伎俩。这种充满悖论、为他人之不为、言他人之不言的风格,使人会感到他身上那种和谐的矛盾和矛盾的和谐。这也许正是他创作的高超技巧所在。

许多近现代作家在选定书名或文章标题时常采用离奇的手法以获得特殊效果,如给诗歌用小说或杂文常用的手法选择标题,把小说称为历史文献、书信传记或日记,这些手法与在文学史上并没有很大分量的克氏没有太大差别。鲁迅1918年发表的《狂人日记》和1921年发表的《阿Q正传》之标题效果不言自喻,前者并非常规的日记,后者并非常例的传记,而都是小说。在写作手法上,作家也跨越体裁规范,使他们的作品以奇特见长。英国女作家赫胥黎(E. Huxley)的《赤壁荒谷》和出生在俄国的美国作家纳博科夫(V. Nabokov)的《洛丽塔》等都是小说,但却是用日记体写成的。书信体小说也不少见。马克·哈里斯(Mark Harris)1959年发表的小说《醒来吧,蠢家伙》就是典型的例子。生活中的日记和信件一般不是为了公开出版而写的,信息接受者往往也是写作者自己,或者是信息发出者特定的某个接受者。但日记体和书信体文学作品却是为广大读者创作的。生活中的日记和书信往往是作者死后才发表的,而日记体和书信体文学作品却不尽然。这种文学作品模仿生活中的日记和书信的特点,似乎不是为了与读者见面而写,作者们几乎一致地先说明日记或信件的来历,貌似轻描淡写实则刻意地流露自己的创作动机,颇煞有介事地误导欲使读者信以为“真”。读者会看到,这些作者往往把自己放在旁观者的角度,声称是非常意外地得到了这些材料,或者说是以不可告人的手段偷看到它们并抄录下来。并会说些类似于事后不免有某种良心发现,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负疚和不安等等的话,同时又能找出一大堆为自己的行为开脱的客观理由。他们会说,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对文稿做任何修饰加工,而是原封不动地复制或者翻印别人的东西。

克尔凯郭尔把这些手段早已发挥到淋漓尽致的地步。他以无名作者

“我”在《性爱或音乐性爱的诸阶段》里写了洋洋洒洒的“无关宏旨的引言”；在《影子戏》的开始又发表了“即席致词”；在《勾引者日记》的日记前类似引言的部分，又以那个无名的手稿作者——甲的口气讲述了日记原稿的来历。在非常偶然的机会有一个向来谨慎但一时疏忽的人未上锁的写字台抽屉里带着犯罪感偷看到这部日记，并把它抄录了下来，并“按原样整理出来……”他通过《序言》中的“我”（编者埃里默塔），再通过不同的手稿作者“我”（无名氏）向他的读者讲话。他自己也“看出”是一个个作者套在一起的，像一种中国魔盒，可以层层打开。最典型的还要属那个日记：这里不但有无名作者甲，还有日记作者“我”（约翰尼斯），信件作者“我”（约翰尼斯）与“你”（科迪莉亚）或“我”（科迪莉亚）与“你”（约翰尼斯）。当我们阅读该作品时，难以忘记这是克尔凯郭尔通过不同的作者在向他的读者讲着心里话。很显然，作者通过一层层“作者”写这些日记，心中的读者不是约翰尼斯，也不是他自己，更不是他所追求的姑娘；约翰尼斯与科迪莉亚之间的信件，也并非他们两个互为读者，而是1843年后拿到装订成册的书的广大读者。因此，本书实际上是克尔凯郭尔的散文和日记书信体小说组成的集子。

《性爱或音乐性爱的诸阶段》是一部从莫扎特的音乐谈到人生、爱情以及命运的偶然性的长篇议论。克氏在并非引言的“引言”部分，由荷马与史诗题材的关系谈到莫扎特的《唐·璜》之不朽，谈到作品的形式和内容的关系，思想的抽象或具体与多种表达的可能性之关系，媒介的具体性与多种表达的可能性之关系，作为媒介的语言和音乐所独有的特点，直接性爱与音乐性爱，又回到《唐·璜》所表现的思想与其形式的完美统一……他列举了无数个“那些……的东西”都会被人遗忘，只有莫扎特的音乐才会流传千古，因为它在所有的艺术经典之作中独占鳌头。当你读到一个自称“不懂音乐”，承认自己是音乐“外行”的哲学家和美学大师踏着优美的旋律跳着世界上最优美的舞蹈，而把他至关重要的论文开篇冠以“无关宏旨”时，你会发现，任何别的导读性介绍都是拙劣的和多余的。

《影子戏》是克氏标为“一次心理学娱乐的讲演”的议论文。他在“即席致词”中，由欢乐与悲伤的本性出发，探讨了主题的艺术表现与艺术再现的关系。他以哲学家、散文家独有的风格表现了三件被勾引的少女对自己的困境所进行的反思。这三位少女是歌德的《格拉维各》中的玛丽·博马舍、克鲁斯修改的歌剧《唐·璜》中的唐娜·艾尔维拉和歌德的《浮士

德》中的玛格丽特。

《初恋》似乎是克氏为法国剧作家斯格里博的独幕喜剧《初恋》撰写的一篇剧评。他从文学创作与灵感和偶然的外部环境的关系，探讨了灵感和机遇的统一体，对“机遇”作了独到的精辟论述，并说明了他写这篇评论的“最理想的原因”。在对剧本和演出的详尽评述过程中，以叙事加议论的手法对该剧进行了分析和阐释性评论。我个人以为，克氏的这篇剧评与普通剧评的不同之处是，即使你未读过斯格里博的原著或未观看过这出独幕剧的任何演出，仍然能从克氏的评论里欣赏到斯格里博的高超艺术。但本文中克尔凯郭尔自己的思想和艺术比斯格里博剧本的艺术魅力更吸引读者，因为克氏融小说与艺术评论于一体的天才使他这部剧评成为一首不依赖于任何文本的散文诗。因此笔者深深感到，对他的任何介绍性的文字都是无用的，会像“多余的扉页”，在装订书时是要被撕掉的。

《勾引者日记》是一个深谙女性心理，勾引姑娘的高手、诱惑者和教唆犯的日记。克尔凯郭尔所说的“勾引”既指读者会自然而然联想到的浪荡公子对有夫之妇的那种勾引，又指使一个良家妇女或窈窕淑女开始堕落的那种引诱，也指使人误入歧途难以自拔那种意义上的诱惑和教唆。他的这种教唆和引诱主要是精神上的，以在心理上和精神上占有他追求的对象。了解克尔凯郭尔的读者肯定知道他在1837年至1841年期间的个人婚恋经历。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部日记是他自己精神经历的真实写照。1837年5月，正在上大学的克尔凯郭尔遇到了生活中科迪莉亚的姐姐——里贾纳·奥尔森，并深深爱上了她，之后便单相思了整整两年。1839年9月，他向奥尔森表露了长期以来埋在心里的爱，奥尔森第三天便抛弃了男友同意与他订婚。订婚后，克氏发现自己心中的完美原来是一场虚幻，并陷入深深的痛苦，终于在两年后设法解除了婚约。奥尔森曾极力挽救这场婚姻，甚至哀求他，但他最终未能改变主意。但在正式解除婚约后，他又发现自己仍在深深地爱着奥尔森，期望与她重归于好……

日记的主人公约翰尼斯看来是个整日游手好闲、无所事事的青年，用尽全部心思，千方百计但不动声色地迂回接近、欲擒故纵地引诱自己好友的心上人科迪莉亚，在精神和心理上占有了她，在与她订婚后又想方设法迫使她主动提出解除婚约，达到抛弃她的目的。克尔凯郭尔通过约翰尼斯对科迪莉亚的勾引、教唆和诱惑过程，生动地演示了人生三个阶段：审美阶段、伦理阶段、宗教阶段。他散文风格的独特个性使该日记既是严肃

的爱情辩证法,又不失为一部优美的虚构文学作品。

翻译是作为个体的译者自己对翻译对象的理解与表达。文学翻译的情况更为复杂,译本只能说是对原文本的理解和跨语言阐释。因为译者首先是读者,所以严格地说,最“忠实”于原文的译者,他的译文也充其量只不过是原文的一种理解和他对文本的一种阐释。恰如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叶子,也不可能有两个完全相同的文本(原文和译文)。即使现代科技如此发达的今天,最先进的技术和最尖端的复印机也无法复制出与原件完全相同的副本。索伦·克尔凯郭尔的文风独特,语言晦涩,选词技巧高超,内涵丰富,句法变化无穷。读他的文章,有时使你感到像徜徉在鸟语花香春光明媚的田园小路上,有时使你感到像在皎洁的月光下躺在乡下幽静的湖面上一只随着微风漂泊的小船上,使你心旷神怡,甚至诗兴大发;有时使你感到像坐在波涛汹涌的大海里的一只游艇上,一会儿把你推上令人目眩的浪尖,一会儿又把你滑到波涛的幽谷,令你有或者激动不已,或者恐惧颤栗甚至不知所措的感觉。他的句子有时只有一个词,有时是连换气号和休止符都找不到的整整一大段。他有时整段整段地用并列词组,有时整段整段地用分号隔开并不完整的句子。该书的英译本译者、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大卫·F. 斯文森夫妇 1958 年曾说,克尔凯郭尔笔下有最佳段节,也有最糟糕的段节。让克尔凯郭尔讲出地道的英语确非易事,部分原因是两种语言的差异,更重要的原因是克尔凯郭尔遣词造句的怪诞性。他的文笔有时优美至极,有时甚至连丹麦人也头痛不已。正是他的怪诞和有时候能写出令人震惊得连丹麦语法学家和语文学家也揣摩不透而懊恼不堪的蹩脚句子,才使他成为丹麦一流的散文作家。

让克尔凯郭尔的笔下生出地道的汉语更非易事。本书译者们深感理解和汉译克氏之不易。虽然在做了一定研读的基础上,字斟句酌,但是惟恐因功力不足而不能把自己体会到的克尔凯郭尔呈献给读者。承蒙中国工人出版社编辑牛宏宝博士对译此书之难的理解,几次放宽交稿期限,使译者得以反复推敲定稿。虽然如此,也难免对这位思想家和语言大师的杰作有误解和误译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封宗信

1996 年 9 月于北京大学

原 序

维克多·埃里默塔

亲爱的读者：我想知道您是不是没有感到有必要稍稍怀疑一下外在即内在，内在即外在这句熟悉的哲学格言有多大正确性。也许您心里藏着一个秘密，一个甘苦与共的秘密您又觉得太珍贵而不愿意讲出来给大家听。也许您的生活使您接触到过某个曾使您怀疑过的人身上有某种真实的东西，即使您无论软硬兼施也无法套得出他的秘密。也许这两种设想对您和您的生活根本讲不通，但您又对这个怀疑并非完全不知道；它不时地像个影子一样在您的脑际一闪而过。这种怀疑来如风，去无踪，没有人知晓它从哪里来，也没有人知晓它去了哪里。就我来说，我对这个哲学观点持异端态度，因而早已使自己尽可能地习惯于进行这方面的观察和探询。我从与我这方面观点一致的作者那里寻找指导；简言之，我已竭尽己之所能来弥补哲学著作中的这一不定。

听觉逐渐地成了我最喜欢的感官；因为声音所揭示出的内心非外表所能比，所以耳朵就成为领悟内心本质的工具，听觉就是盗取这种内心本质的感官。那么，无论何时当我发现所见与所闻之间有矛盾，我就发现这种怀疑得到证实，我对这个问题调查的热情就得到激发。在忏悔室里，神父与忏悔者被一个帘子隔开；他看不见，只听得见。他一边听着，一边勾勒出一副与他听到的声音对应的外表。因而他就感觉不到这种矛盾。但是，如果您边听边看的话，即使您看到自己与那个讲话的人有一道帘子，情况就大不一样。我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果。有时候受命运的宠幸，有时受冷落，人在自己的道路上要取得成果就得有好运气的。但是我从未失去继续调查的欲望。每当我对自己的执著感到懊悔时，一种意想不到的成功会对我作出的努力进行回报。正是这种意料不

到的一丁点儿运气以一种非常好奇的方式使我与这些论文难舍难分，而且有幸把它们展示给读者。这些论文给了我一种洞察力，使我了解两个人的生活，证实了我的预感：外在并非内在。这对其中一个人来说尤其如此。他的外在生活方式与内心生活完全大相径庭。在一定程度上另外那个人的情况也一样，只是他把一个更为显著的内心本质完全掩盖在一个有几分平常的外表下面。

但我还是依次往下讲，讲一下我是怎么得到这些论文的。那是七年前的事，我在本镇的一家商店里第一次看到一张一见难忘的写字桌。它的制作样式显得古气，使用了很长时间，但还是令我着迷。我根本解释不清为什么有那种印象，但大多数人在生活中有过类似经历。我每天要经过该店，而且一天也不误地要停下一会儿大饱一阵眼福。慢慢地这就成了我的定律；我每天得去看，如果哪一天我有别的事，也得不辞辛苦绕道去看一看。我越看越想拥为己有。我明白这是个奇怪的欲望，由于这件家具对我毫无用处，而且买下来要花很大一笔钱。但欲望是一种很复杂的激情。我找借口走进这家商店，问问其他东西的价格，当我要离开时，漫不经心地给店主开一个非常低的价要买写字桌。我认为他可能会接受这个价的；那么机遇将在我的手里。我这样做并不是出于钱的缘故，而是为了安慰我的良心。这个计划彻底失败了，店主一分不让，态度异常坚决。我继续每天经过这个地方，用爱慕的眼光端详着那张写字桌。“你该下决心才是，”我心里想，“要是卖出去的话，就来不及了。即使你有幸再次得到它，你永远不会有以前那种感受了。”我的心狂跳着；然后走进商店。我按价买了。“这回只能是，”我想道，“你这么奢侈的最后一次了；你能买到它的确算有运气，因为现在你每次看它时就会想你花钱是多么大手大脚；买了这张写字桌后你生活中一定会有一个新阶段开始。”哎呀，欲望是最具雄辩力的，会使人轻而易举地作出上好的决断。

那张写字桌放在我公寓里显眼的地方。在我热恋它的最初阶段，我从街道上盯着它看，得到极大的快慰，所以我现在就待在家里，从它前面来来回回地踱着步子。我一点点地对它的复杂结构、一层层抽屉和暗格了如指掌，因此为我这张写字桌高兴至极。但是，事情总会变的。1836年夏季，我把事情安排妥当准备去乡下一个星期。马车约好是早上五点的。先一天晚上把必要的行李早已打好，一切准备就绪。我凌晨四点就醒来，但是，要去美丽的乡下这件事使我陶醉得又睡了过去，或者说进入了梦

乡。我的仆人当然想让我尽可能多睡些时候，直到六点半才叫醒了我。赶车的人已经在吹着号角。除对邮差和他的乐曲旋律总是以礼相待外，我对其他任何人的发号施令置若罔闻。我快速穿好衣服走到门口，突然想起一件事，你带足够的钱了吗？真还没带多少。我打开写字桌上带的书橱准备从放钱的那个抽屉取钱。当时怎么也打不开。用什么办法也不行。越急反而越糟。恰在这时，我的耳际荡起了邮差那诱人的音符，真是左右为难！我只感到一股怒气直冲脑顶。就像艾克瑟克斯下令鞭挞大海一样，我也决定搞一次可怕的报复。我要来一把斧子，拿起斧子哗啦一下就挥了下去，看也不敢看。不知是我怒气冲冲之时砸错了地方，还是那个抽屉像我自己一样地执拗，反正我没有达到预料的结果。抽屉丝毫未松动，打不开还是打不开。但是另外一件事却发生了。不知是我这一击砸准了地方，还是这一击震动了写字桌的整个框架，我不知道，但我确实知道一道暗门弹了开来，这是我从来没有注意到的。这道暗门打开的是一个我当然从未发现的文件架。使我大吃一惊的是里面有一大堆文件，也就是成为本书内容的论文。我去旅行的意向仍未改变。到了第一站后我会想办法借笔款用的。我急忙把平时放我那两把手枪的红木箱腾空，把论文放了进去。这时我感到十分快慰，而且愈来愈强烈，在心底里祈求那张写字桌原谅我刚才的行为，但我觉察得到它的疑心更大了，那就是外在并不是内在，并且我的经验性总结证实，要搞清楚只有靠运气。

我中午前很早就赶到了赫勒罗德，把钱的事安排妥，并尽情观看了那里美丽的风光。第二天早上立即开始旅行，这时感觉已不像原来想的那样。我的仆人提着那只红木箱子跟着我。我在林地里找了一个情调十足的地方以便不受打扰，接着取出了那些文件。旅店老板注意到我们不停地带着那只红木箱子出游，斗胆说道我肯定在练着枪法。谢天谢地，他倒是这么想着，我只好随他去想。

匆忙看了一遍才发现这是两种东西，从外表上看差异甚大。其中一类是书写在一种四开大的仿羊皮纸上的，留着相当宽的空边。字体清晰可辨，有时还很优美，只有一个地方有些潦草。另一类是写在大页书写纸上的，一列一列整整齐齐，就像法律文件之类常用的格式。字体清楚，有几分潇洒，大小一致而且平滑流利，一眼便能看出是出自行家之手。内容也有很大差异。一部分里是一批长短不等的美学论文；另一部分里有两篇长的和一篇较短的文章，都是伦理学的内容，看上去是书信的格式。仔

细考察才发现这两类东西的确不一样。第二类里有些信是写给第一类文章之作者的。

但是我得找出些细微的标志来判定这两位作者的身份。我把这些信件非常仔细地通读了一遍,没有找到任何线索。关于第一位作者,审美学家,手稿里没有一点情况可作为依据。至于第二位作者,书信作家,根据手稿看,他的名字似乎是威廉,而且他是个地方法官,在什么法庭却没有提到。要是我只把眼光局限在这点材料上把他确定为威廉,那么就无法为第一位作者找到一个对应的标志,因此得给他随便安上个什么名字。鉴于这种情形,我倒愿意把第一位作者称作甲,把第二位作者称作乙。

除了篇幅较长的论文,我在这批手稿中还发现不少纸条,上面写着警句、抒情短文和随想录。字体表明出自甲作者的手笔,其内容说明我的猜想是对的。

接着我尽最大努力想把手稿整理一下。乙作者写的东西整理起来相当容易。从每一封信里可以推断出前面是哪一封,而且第二封信里有对第一封信的引语;第三封信便以前两封信为基础。

整理甲作者的手稿时便不感到那么轻松。我只有让它们随机排列,也就是说,按我发现时的那个顺序排列,由于我无法确定这样的顺序有没有任何先后意义或者什么寓意。纸条在文件架格里没有装订,我就得给它们安排个地方。我把它们放在最开始处,因为我以为从这些纸条里可以窥见后面较长的论文的情况。我把这些称作 *Diapsalmata*, 并加上了一个类似座右铭的东西: *ad se ipsum*。这个标题和座右铭从一定意义上讲是我的,可又不全是。从加给整个集子这个角度上看,它们是我的,但同时又属于甲作者的,因为 *Diapsalmata* 这个词写在其中一个纸条上, *ad se ipsum* 这一短语出现在两个纸条上。在其中一个警句上方发现一首短小的法文诗,我把它放在标题页的背面,这也是甲作者自己的惯例。由于警句里有很多是以抒情体写的,看来只有把 *Diapsalmata* 一词作为主标题才行。如果有读者认为这个做法不妥,那我得承认这是我自己设计的,而且这个词就像作者自己在警句中使用的意思一样,没有任何不好的意思。我把各个警句之间的排列也照原来出现的先后顺序。这些话语之间常相悖那是很自然的,因为每一条都是在不同的心境下写的。要把这些东西排列得让它们之间的矛盾显得不那么尖锐,我倒认为没有多大意义。我只有听任随机排列,也正是这种偶然情况使我注意到第一条与最后一条

互相对应着，就像谈到一位诗人所受的痛苦一样，而其他的则是些令人捧腹大笑的那种满足。

至于甲作者的美学论文，我没有什么要特别强调的。这些手稿拿出来即可排印，至于说里面有些难点，那应该让文章自己说话。就我来说，我要说明的是我给文中散见的希腊文引言录加上了译文，这是从一个质量较好的德文译本里摘取来的。

甲作者的最后一篇论文是题为“勾引者日记”的一部小说。这里又出现了困难，甲作者不承认是他所写，只承认自己是个编者。这是小说家的惯用伎俩，我不反对这一点，只要不使我左右为难便罢，因为看上去一个作者之外还包着一个作者，就像中国魔盒里的那些构件一样，一个套一个。这里暂且不谈我持这种观点的细节原因。我只想提一下甲作者的序里的主格调，从某种程度上看，他不是个诗人。看上去他确实对他自己的诗感到害怕，好像噩梦那样还使他感到怕得要命。假如那是他知晓的一件真事，那么也有点奇怪，就是那篇序里没有任何情况表明当甲看到一直浮现在脑海里的那个想法化为现实后为此庆幸过。勾引教唆这一想法在前面的两篇文章里就有过暗示，即与唐·璜相比，他得做一个沉思型的教唆犯，不在乎能使多少个姑娘上钩，而要在乎教唆和勾引的方法。我在他的序里没有发现任何线索可以说明他对此有喜悦的心情，而是像前面提到过的，发现了一种恐惧和颤栗，这很可能就是他对这一想法有诗情味的根源。好像是那个教唆犯宛若地板上照出的影子一样走来，好像他把那双凶神恶煞的眼睛盯在我身上，说道：“哎呀，你是要发表我的文章了！这可是大逆不道的，你会使那些可爱的小姑娘们不安的。但是很明显，你并不会伤着我和那些跟我一样的人。你错了，因为我只需要改变一下方法就行，我的情况今非昔比。当姑娘们听到那个诱惑力很强的名字，便会成群结队地投入我的怀抱。只要再给我半年时间，我就可以作出一部比我所经历过的事情更有意思的小说来。我会构思出一个年轻富有激情的姑娘蓄谋向我进行性报复的故事。她会胁迫我，让我深感苦恋的极度悲痛。那就是上帝派给我的姑娘。如果她打击我的力量不够凶狠，我还会帮她一把。我会像愚人手的那条泥鳅一样扭动。当我使她达到我所希望的程度时，她便属于我了！”

也许我作为一个编者不该用我的思绪来影响读者。但在这种情况下这样做一定有其原因。正是由于我这个非同寻常的处境，即甲只把自己